

芒 种

仇媛媛

芒种这个节气的气氛，我是在《红楼梦》里感受到的。书里说：“上古风俗，凡交芒种节的这日，都要设摆各色礼物，祭饯花神，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，众花皆谢，花神退位，须要践行。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，所以大观园中之人便早起来了。”

我也早起来了，不是祭饯花神，而是看我楼上的花。从大环境而言，许多花神都已退位了，可每个节气都有它的花神，有些花神只留恋人间。

我现在的楼上就有栀子花、金银花、探春花、绣球花、蔷薇花、月季花、玫瑰花、玉簪花、石斛花、红花酢浆草、费菜花、丝瓜花、苦瓜花、葫芦花，我数了一下，有十几种花，谢花神青睐，让我的小花园，时时有花影摇曳。

以往芒种这个节气正值农忙，“才了蚕桑又插田”，写的就是芒种的忙。现在的芒种，乡下已不是太忙了，麦子收完，秧也差不多插完，是机器把活揽去了。若是种豆，田地可以再歇息歇息，让阳光晒个透，把土养得松松的，芒种差不多就剩种豆这件事了。

温度在这个节气向着高温挺进，正午也能冲刺到三十七八度，可是早晚还是凉快的。人们习惯将农事放在两头，留出中间大段的空白好在家歇凉。早起成了这个季节人们的习惯，差不多跟鸟儿比早呢。有的扛着锄头到田里去了，有的到园地里侍弄瓜果，有的开着小三轮去赶集，都想趁凉把该做的事做了。芒种拥有一年里最长的白天，其实就是拥有最长的早上和傍晚。一个早上等于半天，一个傍晚也等于半天，忙事的人觉得这节气最出活，觉得这每一天都货真价实，都满满当当。时间是银子，都白花花，响亮亮的。不早起，白花花的银子没有了；不晚做，明晃晃的金子也没有了。说到底，人拥有最大的财富是时间。

如果说春分是奖励视觉的，谷雨是奖励嗅觉的，那么芒种就是奖励味觉的。瓜果走到这个节气，都瓜熟蒂落了，香瓜、酥瓜、西瓜，个挑个地甜。一辆辆小四轮走街串巷，连吆喝的声音都是甜的。树头上油桃、杨梅也宣告成熟，人们忙种，也忙吃，节气从不亏待人，只是吃得只咧嘴，酸甜的“酸”要让你加强对它的记忆。

菜园子也开始出售瓜茄葫芦了，现在的蔬菜都性子早，在田垄里稳住根，就谋划开花结果的事了。温度和地气都很给力，每天园子里都在向着更新更高的目标奋进。今儿才刚刚打扭，明儿就来了一个大变身，田家的日子开始以瓜茄来量身了。今儿摘了茄子，明儿摘了豆角，后天要割韭菜了，园子里每天都要摘一茬，日子被瓜菜串在一起，也被瓜菜填满了。人们每天吃的、聊的，是这些瓜菜：你家的豆角能吃了吧，嫩南瓜能炕南瓜饼了。淡了几个月的菜园子，为自己赢来一年中首次的骄傲。

若是能有一二场雨，就是日子的清欢了，苗的生长和人的舒适感都得到了奖励。芒种是入夏的缓冲地带，是人和万物不想放走的节气，于是都趁着这个时节，抓紧生产，抓紧生长，活力在这个节气被释放到了最高。

今年芒种的最后一周都被阴雨罩着，这很适合“忙种”。秧苗要水，生长都要水。阴雨天也会显得更凉爽，生长也更有兴致，我楼上的丝瓜，一高兴就伸到墙外了，就蹭上屋瓦了，不像烈日下一副苦瓜表情，软软的，连生长的劲都没有。现在雨水把万物的精神蓄得饱满，让它们把根扎得再深一些，到时好有底气对抗炎夏。

草也是雨水的宠儿，它们能在一夜里蹿得很高，冷不防苗就成了弱勢。一个夏季，农人的任务是除草，在拔草助苗。这是二对一的对抗赛，最终稻子、豆子以饱满的籽粒，宣告获胜。

其实我很佩服草，现在大地上许多物种都变了，稻子不是原来的稻子，油菜也不是原来的油菜了，但是猪殃殃、猫眼草、马齿苋、巴根草、田旋花、刺薊……这些野草，它们还是原来的它们，还是《诗经》里的它们。每每看到它们，我都很感动，像遇见时光里的亲人。

致敬野草，它们以强劲的生命力，为我们保留着历史的乡愁、古典的乡愁，让我们到田地里还能找到从前的影子。我知道有一种记忆是亘古不灭的，我的四楼顶上的花盆和菜地里，时常有这些草前来落户，几乎乡下所有的草都来过，拔掉了，过段时间又来了。有时，我索性保留少许，让我的楼上更像乡野，更有记忆的深度。

野草，它们的基因已跟泥土捆绑成永恒，只要有泥土，就会有野草。哪怕你将泥土翻了千遍百遍，放置一段时间又会生出野草，因为泥土会呼唤，风听到了，鸟听到了，就将草籽送过来了。

芒种这个节气，我小园里的草冒得很勤，我也发现凡草根壮，我拔它们时带着歉疚，也时常会手下留情。我的小园，不只为种花种菜，也为了有这么个地盘，让草们还乡，让自己还乡。

觅
石晓红
摄

雨中塔畈

胡小满

到达塔畈乡已是午后，阳光被厚实的云层遮蔽住，但依然感到闷热，村庄上没有游客，我们悠闲地漫步在乡间的路上，时光漫长，村庄安宁。一条宽宽的河流位于小镇中心，一边连着一户人家，一边连着田野和菜地，它们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一副村庄该有的样子。

空气里都是水，黏黏答答的，一场雨似乎要来。

沿着河一路向前，天空的云悠悠地转，零零碎碎的雨点洒落下来，河岸干净整洁，河水清澈，草木清新。有人在河边洗菜、洗衣，还有人在钓鱼，几只鸭子在河里嬉戏。我停留在栈桥上，拍他们的倒影，还有趴在石滩上的水鸭，看它们慢慢游，游到水草里，看不见了。

令我暗自惊喜的是河堤上一簇簇艳丽的小花。岸堤很高，岸边有半米宽的土地，凝着水珠的花儿开得五彩缤纷。如何将绚丽的花朵做照片前景，映衬出村庄的安宁与唯美？正琢磨着，一位大姐从后屋走过来，穿着如花儿一样红的上衣，手里拿着烫了小窟窿眼儿的蒲扇，不时扇动两下，她略弓着背，盯着我的手机看了看，说：“你拍得真漂亮，这花都是我种的哟，人家门前的地上都种菜，可我种了好几种花呢，有蜀葵、孔雀草、端午景……”她有点小骄傲地指着周边其他的花草继续说：“这花才打花苞，还未开起来，要是开了，比你拍的端午景还要美。”

我看着她，却看不出年龄，虽然她头发已经花白，皮肤黝黑，可是她的皮肤光滑通透，眼神干净，那惬意悠闲的模样与这安谧的天地十分般配。是啊，她家的门前就是宽宽的河流，对面便是开阔的田野，远处还有青墨色的山岭，清晨起来，耳边是曲池蛙声，鸟儿清啼，傍晚回家，晚风清蝶，晚霞满天，即使无风无雨无彩霞，也还有深深浅浅的绿，环绕其间，她住在这如画一样的风景里，即使脸上留下的岁月痕迹，也是大自然给予她最好的馈赠。

不远处走过一个人，她亲切地迎上去，“你这是回来过节啊……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摇着手中的小扇，上下起伏的微风将她的衣角带动起来，像一团红色的轻雾。

晚饭后，我们去山上的板仓山庄。山路蜿蜒曲折，山风在耳边打转，天已漆黑，看不见山路有多惊险，只感觉车子像扭着腰的大姑娘，

一左一右，一摇一摆，五分钟，十分钟，二十分钟，大概半个多小时，车子终于停下来，开车的人已惊了一身冷汗，他说，再开下去，我的小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

我也从心惊肉跳中跳出来，忽然就听到“哗啦啦，哗啦啦……”的声音。耳边传来热闹的暴雨声，就像欢快的交响曲，一刻也不停息，这雨该有多大啊？下车才发现，不过是平常的小雨，寻着声，估摸着很可能是瀑布，心下想，这要有多急多大的流水，才会有这样响亮的声响？

夜越来越静，我听到同伴细微而均匀的呼吸声。我就静静地听这水声，突然想到小时候忽然而至的一场暴雨，想着想着，竟然睡着了。次日清晨醒来时，耳边是一声声清脆的鸟鸣，婉转啾啾，一声长来，一声短，点缀在潺潺作响的水声里，就像一个个标点符号，时而逗号，时而问号，时而冒号，时而感叹号，不时地将水声打断，再连接，再打断……

这水声便成了一首诗。

晨光熹微，我悄悄地打开房门，跑到院落，空气惬意，凉风扑面而来，我们住的宾馆坐落在半山腰，大门前就是一条沟壑，周边被山包围，山又被雾包裹，右边就是溪水，水流急湍，磐石点点，山泉从四面八方汇聚而下，打击着石头，形成的一朵朵白色的浪花，发出清亮亮的响声。再看眼前的山水，果然一如盈盈动人的美人眉目。绕到瀑布后方，取一条石阶小径，一出小径豁然开朗，眼前竟然有一排排整齐的楼房，排列在山泉的一则，此时已有人在自家门前劈柴、洗衣。正欲向山上走去，一位老人热心地对我说，山路滑湿，昨晚又下了一夜的雨，今晨可不适合爬山，沿着那条路看看瀑布吧。

他说得没错，这么狂野的水声，足见山顶上的路有多湿滑。一抬眼，石头缝里不时有山泉流出，有的形成一条细长的飞练，有的像几缕炊烟，一转眼，已化成雨雾不知飘向何处。雨越下越大，沿着那条宽阔的沟壑一路向上，眼前的瀑布像一只庞大的野兽，横冲直撞地从山顶一路向下蹦跳、咆哮，将山石冲得油滑发亮。后背与裤脚全湿了，再走下去，只怕会感冒，只好折返。

抬起头，看着被雨水冲得青葱翠绿的花草，在雨中依然开得葳蕤。遗憾的是，头一次来板仓，山没有爬，瀑布也没有看完，须得再来一次。

